

随 笔

冬日阅读记

□李泱(宁夏银川)

某日朋友圈看到一则信息,“冬天了,是时候读一读张岱了,那个纨绔文人”,不由会心一笑,没想到身边会有人钟意自己喜欢的作者。季节对于读书类型的影响,于我而言,夏天因有漫长的午后和充沛的阳光,并自带暑假气质,适合读一些遥远的、无用的、普鲁斯特式的家族传记,博尔赫斯式的现代寓言,万物丰盛,人都是摊着,脚都是敞开的,沉浸其中又置身事外,即使跟随主人公行经落寞与忧愁,依然还有好天气消解情绪。

冬天则不一样,天色阴沉白昼短暂,虽有浪漫雪景点缀,但更多是朔风呼啸孤傲冷峻的模样,所以读些深入浅出意趣盎然诸如《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短篇,或者荡气回肠气势如虹类似《基督山伯爵》式的爽文更合适些,读者需要从纪实作品中汲取阳光与力量,也需要从虚构作品中跟着主人公一起做梦,毕竟冬天是个适合睡觉做梦的季节。

从来都认为读书应当作为一种爱好需要推介给别人,而应该是种日常生活,毕竟以一己之力能体验或观察到的世界面孔难免会如管中窥豹不甚周全。通过阅读去体验他人的人生,从而延展和扩大自己看世界的视角,那是非常有趣的。功利性的读书阶段早已过去,无论现有的工作和生活是否为自己所热爱和接受,都会时不时囿于某处不得舒展,现有的经验不足以消融困境时,或许人们可以通过阅读跳出固有的僵化视野,站在另一体系凝望世间万物,会发现世界变得立体柔软起来。

最近手边在看的《山茶文具店》,就属于这种能让我在心绪不宁时纾解的书。作者郑重其事地接下祖辈手艺,在文具店用传统纸笔带入当事人心情,根据不同境况写出一封封饱含温情的信,即使告知绝交和离婚的信,笔触都是如此温婉友好,所有的重大人生节点,在作者笔下都被细腻地认真对待。

在给可爱孩童回信时,即使年龄差距悬殊,还是极为认真地准备,写信完后用七色蜡笔在信纸中央画上了大大的彩虹。在冬日读这本书时,会有种淡淡的被鼓舞的感动,会让我忆起书信联络的纯真美好时代,就像书中说的,送出信的那刻犹如送自己的分身出门旅行。

读书的时间变少,倒是在白昼短暂的冬天因户外活动紧缩多了些独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增多,对电子书从抵触到接受,可以划线,可以评论,那些在等友人会面时餐馆桌灯下读书的人,食堂吃饭时队列中读书的人,等车时读书的人,停留的时间和行走的路线早已被规划清楚,晓得那只是前行,但是停留的片刻,构成了生命真正的流动性证明。



宁静致远。摄影 刘威

时 光

细小的温暖

□卢永(宁夏银川)

去大哥家看望母亲,见她坐在阳台上,手里攥着台收音机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评书,忽然就有些眼眶润湿。

母亲的收音机是二哥给买的。我没有想到,一向大大咧咧的二哥还有如此细心的一面。母亲上了年岁,加上父亲离世后她一直念叨父亲的缘故,这几年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患了糖尿病,前段日子,母亲的视力越来越差了。有时,走到她的跟前,才能分辨出我们是谁。自从母亲的视力不好后,她基本不再看电视。白日里大哥大嫂上班,留下她一人,母亲更加孤独。即便是周末,她连接也很少下,时常静静地呆坐着,有时还一个人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眼见着身体硬朗、勤快能干的母亲,短短几年,就被岁月改变成了这样,我们却无能为力。虽然我们哥仨也尽量地多陪陪她,但她的孤独却日益加深。我知道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无法彻底解决母亲的孤独,但看着她专注的样子,我依旧很是欣慰,也为二哥的细心体贴,感到温暖。

前日,下班走到小区门口,见有人在卖花,刚好有我想要的,便买了一盆。因为离住的单元有些距离,提着偌大的花盆才走了一段路,便明显感到有些吃力。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质朴身上有些污痕一看就是外乡的年轻人,从后面跟了上来。他随手帮着我提住花盆的另一边,当即我感到轻松了很多,连忙说谢谢。年轻人连忙说,大哥你太客气了,谁不会遇到些为难的事呢!看见别人有困难帮一把是应该的。他的话让我心头一暖。年轻人很是健谈,他还给我简单讲了他刚打工时,别人帮助他的一段经历。后来,他一直帮我那把花盆抬到四楼我家门口。就在我准备开门犹豫着是否让他进屋时,未曾想他主动开口说,大哥我刚下班,还未换衣服身上脏着呢,就不进你屋了。说完后,他冲我扬了扬手便走下了楼梯。

尽管生命有诸多不易,但一直很喜欢一句话:“世界如此可爱,我愿温柔以待。”正是生命中细小的温暖,才时时让我们生活多了一束光。

有 感

行囊与牵挂

□潘玉毅(浙江慈溪)

年前,与同事科斌、佩汶一起策划了一个回家过年的选题,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对比“归家的后备箱”和“返程的后备箱”,体现游子回家的迫切心情,以及父母对在外工作儿女的牵挂。这种迫切与牵挂就像修辞手法里的互文,个中的温情彼此连通。

每一个游子返乡时总想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带回家,献给父母与亲朋,也想把自己在外头习得的本领和收获的成果展示给家人看。于开车的返乡者而言,车子的后备箱便是他们将这种念头具象化的载体:装点奶粉带给爷爷奶奶,装点海鲜带给爸爸妈妈,装点玩具带给侄子侄女……每次收拾东西,总觉得后备箱不够大,装不下自己想要带回家的全部。而当假期结束,他们即将离开时,父母长辈亦是恨不得倾其所有,将他们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这其中,有老家的特产,有自家地里栽培的菜蔬,有珍藏多年一直舍不得喝的酒……将它们塞入后备箱,仿佛将自己和老家也塞了进去。如此这般,儿女们在异乡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感受到家的温暖。

若是不开车,代替后备箱行使装载功能的大抵就是行李箱了。回去前,游子们除了将第二故乡的特产快递回远方的家,临行还会将行李箱的空间发挥到极致。明知东西太多,登机、坐车多有不便,依然能装尽装,不愿浪费寸许空间。往往到最后,行李箱都塞得变了形,24寸的箱子硬生生地装出28寸的效果来。返回时相似的场景会再次上演,区别在于装箱的主角换成了父母。

箱子里的每一寸空间、每一个物件都是承载思念和牵挂的容器。于儿女们而言,想让父母遍尝自己所在城市的特色美食,体验“陌生地方”的别样感受;于父母们而言,则是希望无论儿女走多远,始终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感受的介质便是家乡的风物特产——多想让他们把地里的瓜果蔬菜都带走,不,最好是把圈栏里的家禽家畜也带走。仿佛将这些带走后,即使路途遥远,亲情也没了阻隔。

对此,我以前很不理解。我是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无论出差还是出门远游,能不带行李就不带行李,哪怕带,东西也是能少则少。自从有了女儿后,一切都变了模样。每次出行都像是搬家,于是,我渐渐地也就明白了人家出门大包小包的心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后备箱里一回一归装盛的心意,让远行的人和家中亲人有了彼此的牵挂。